



■ 周玑璋(1902-1981)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上海市戏曲学校培养的一批戏曲新星成为各剧种挑大梁的名角。其中尤以青年京昆演员最为突出，如京剧的李炳淑、杨春霞、孙花满、朱文虎、齐淑芳、马博敏、方小亚、赵国华、张达发和章晓申等；昆剧的计镇华、华文漪、蔡瑶铣、梁谷音、岳美缇、蔡正仁、张洵澎、王芝泉、刘异龙、张静娴、张铭荣、方洋、段秋霞、姚祖福、周志刚和袁玉城等。他们风华正茂，行当齐全，成为新中国最耀眼的戏曲明星，驰骋舞台达半个世纪之久。

饮水思源。这些名角的成长、成熟与成功，是与以俞振飞大师为首的众多戏曲教师的辛勤耕耘、无私奉献分不开的，更是与戏校老校长——著名戏曲教育家周玑璋呕心沥血、办学施教分不开的。尽管他离世已26周年，但戏校师生依然在怀念他，怀念他超前的思想、超常的胆识以及敢做敢为、敢拼敢赢的精神。

周玑璋办学，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——“出人出戏，振兴戏曲，培养戏曲大家”。以此为目标，也以此为动力，周玑璋始终保持一股办学的“狠劲”与“拼劲”。同时，他还有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学原则——“全面发展，因材施教，普

遍培养，重点提高”。这十六个字，互为关联，互为因果。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，周玑璋强调在严格制订、实施教学计划的同时，须把握不同年级、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变化与特殊要求，因材施教，使其得到

■ 1960年，杨春霞(中)等在上海市戏校学戏长足而全面的发展。一旦发现学生

“归行”学习有问题，就立即作出调整，使其“对路”，人尽其才。计镇华原学小生，后改学老生；刘异龙先学老生、小生，后学花脸，但以“丑”行最出色，最后归为“丑”行。这些例子，都是周玑璋因材施教、重点提高的成果。

周玑璋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，认为学校一定要让学生有演出实践的机会，一定要为学生提供演出剧场。当时学校的财政有困难，周玑璋便率领师生在戏校边上的文化广场9号门内，因陋就简地建造了一个实习剧场，平时在这里排戏，每逢周六、日对外公演。由于场地狭小、设施简陋，而剧场的顶部呈圆形，这个剧场于是被老观众

呕心沥血育英才

忆上海市戏曲学校老校长周玑璋

□郑利寅



们称为“蒙古包”。

不拘一格选用人才，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重要经验。招生时，周玑璋坚持实事求是，对“出身不好”但业务条件突出的学生照收不误，不搞“唯成份论”。聘教师时，周玑璋坚持“名师出高徒”的原则，遍访名师，求贤若渴。他将当时已散落各地的“传字辈”老艺人如方传芸、郑传鉴、沈传芝、朱传茗、华传浩、张传芳、倪传钺、周传沧、薛传钢、王传渠以及邵传镛、盖春来等一个个调入了戏校；从各地调来了言派传人言少朋，余派老生张文娟，余、言派老生张少楼，梅派青衣杨畹农、魏莲芳，程派青衣李蔷华，金派王玉田，老旦李盛泉，花脸陈富瑞，武生及刀马旦王少楼、



■ 李盛泉向京三班胡璇授艺



■ 产保福(左三)向京二班老生授艺

李盛佐、李君庭，名丑阎世喜，武旦松雪芳，花旦黄玉麟，老生沈金波等京剧名家。另外，曾为梅兰芳操琴、当时在中学任教的卢文勤，曾为梅兰芳吹笛、有“笛王”之称的许伯道、朱世锦、包棣华等都被周玑璋盛情邀来任教，他们来校后不仅教京胡、笛子等戏曲音乐，还教授戏曲声乐和字画创作，使京昆学员受到全方位的艺术熏陶和启迪。

周玑璋善于从宏观角度审视京昆大班的演员阵容，以为本地解决“尖子”学生与行当配套齐全的问题，及时填空补缺，调整充实，发现人才，做到人尽其才。他发现昆班旦角多，便把其中具有“尖子”潜

质的杨春霞调整到京大班。毕业公演时，杨春霞大显身手，后又在《杜鹃山》扮演柯湘，独挑大梁，足见其慧眼独具。他又发现京大班中缺老生和武旦，于是招收基础条件较好的朱文虎和齐淑芳作为插班生培养，朱文虎在《海港》中扮演码头工人马洪亮，形象出色；而齐淑芳在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扮演小常保，同样可圈可点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为提高学员的文化修养，周玑璋还延请复旦大学的中文教授专为实验剧团团员教授诗词和

古典文学。这批青年出道后，许多成了“才子”“才女”，撰文著书。

坚持“请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，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有效方法。周玑璋经常邀请名伶、名家来校作短期教戏、排戏和演出，如遇他们来沪公演，便不失时机地组织学生观摩学习，使他们扩大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悟性。周玑璋陆续请来的名伶、名家众多，有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盖叫天、荀慧生、袁世海、李少春、李万春、叶盛兰、梅葆玖、梅葆玥、筱高雪樵、侯喜瑞、李盛斌、李瑞来以及李玉茹、童芷苓、张美娟、齐英才等。同时，根据行当和戏码的需要，周玑璋还派学员外出向兄弟院团的名师学戏，如派昆剧

演员到“浙昆”学习《十五贯》，派花脸演员到“北昆”求教著名花脸演员侯玉山，派旦角演员到“浙昆”向姚传芗学习《寻梦》、小生演员向周传瑛学习《西园记》，让老旦演员赴京拜李多奎、李金泉为师等等。周玑璋还经常让学员与大师、艺术家同台演出、同拍电影。在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拍的电影《断桥》和《游园惊梦》，俞振飞和言慧珠合演、合拍的电影《墙头马上》，张君秋与俞振飞合演、合拍的电视京剧《玉堂春》中，他都派高材生任主要配角、宫女、龙套。1958年，戏校的部分学生参加了由俞振飞、言慧珠等组成的中国艺术团赴欧洲演出。周玑璋为学生们与大师同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学生们在与大师的直接接触中受到启迪，得到感悟，大大增进了自己的阅历和艺术水平。

严抓校风、从严治校，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必要保障。周玑璋办学之严格、之严厉，在文艺界、教育界都是有名的。戏校的校规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，一经发现立即开除。一次，相关部门发现“昆大班”中有一对学生接触较多，有“恋爱”苗子，给予教育规劝无效。周玑璋当即召开校务会议，决定开除这对恋人。有人不解，觉得周校长的措施过于严厉，周玑璋正色说“学校的教材本身就涉及才子佳人、公子小姐——这是戏！让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戏用到生活里去，那还得！此风不纠，戏校不就成了培养谈恋爱的学校了吗？”不仅对学生是如此，周玑璋对那些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同样如此，他不允许青年教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。有一对青年教师在逛马路时远远看见周校



长，双双撒腿就跑，可见周玑璋治校、管理的威严。实际上，周玑璋提倡教师晚婚、晚育，自有深意。他说“要是你们毕业后就谈恋爱，然后结婚、怀孕，挺着个大肚子，势必会影响你们的艺术青春与艺术生命，不免辜负了国家对你们的培养。所以，搞文艺的要有个人牺牲精神，先把事业搞上去，再谈情说爱也不晚。”在老校长的谆谆教导下，许多京昆演员毕业后仍然长时间钻研事业，将个人婚姻放在以后考虑。

虽然在教育上极其严格，但周玑璋在生活上对学生爱护有加。他以长者风范对待学生，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。学校的伙食标准较高，学生每天一瓶牛奶和点心，晚上睡觉则有专门聘请的保姆照顾，还有练功服和练功鞋。这些都出自周校长的精心安排。1961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，周玑璋从市委领导那里争取到了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的特殊照顾。京昆大班毕业的工资定级突破了中专水平，毕业生们享受了研究生的工资待遇，这也是周玑璋专门打报告经市委批复得来的，实属不易。

周玑璋还是一位著名编剧。他创作有新编京剧《唐太宗与魏征》，并与汪一鹤合作改编昆剧《拜月记》，与陆兼之和冯少白合作将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为现代昆剧《琼花》。由于深知一剧之本的重要性，周玑璋特地委托上海戏剧学院创办了一个戏曲编剧班，专门培养编剧人才，他兼任班主任亲给学员上课。这些学员毕业后都成了戏校和剧团的主要编剧，如黎中城、方家骥、余雍和、薛允璜等，他们为上

海和全国剧坛贡献了众多精品佳作。

为把戏校办得更有特色、更有风采，周玑璋还特邀编剧、名导为俞振飞、言慧珠两位校长和京昆剧团写戏、导演。1958年，他请来著名编剧苏雪安改编元杂剧《墙头马上》，并请著名话剧导演杨村彬执导，并于次年组织由俞、言领衔主演的《墙头马上》晋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，受到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热烈赞赏，时任文化部长的

的接见和鼓励。《琼花》和《墙头马上》邀请名编剧、名导的成功范例，遥开了当今戏剧舞台邀请名编、名导、名演员联合创作的先河。

周玑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，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、拥有较深文化底蕴的戏剧家。不过，他为人却很低调，淡薄名利，高风亮节。在戏校，凡涉及教学、创作、演出等各种宏观和微观的事情，他总是当仁不让，兢兢业业，认真负责。凡遇到出头露面



■ 华传浩(右三)向昆班学生授艺

夏衍并指定将这部好戏拍摄成电影。1963年8月，周玑璋带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昆剧《墙头马上》，夏衍亲临长影，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润色，还指令用德国进口的胶卷拍摄。1964年1月底，电影拍竣，夏衍约请曹禺、田汉等专家一同观赏，赞赏有加。田汉并当即挥毫“墙头马上好姻缘，再霸舞台二十春”赠给俞、言两位。

1964年，昆剧现代戏《琼花》邀请歌剧名导李世仪任导演，为青年京昆剧团排练演出，在广州连演连满100场，获得极大成功，受到了叶剑英、陶铸和夏衍等中央领导

的事情，他都请俞振飞、言慧珠和陈洛宁等出面，自己则退避于后。他有着特殊的性格和做人准则，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

笔者在戏校工作了25年，与周玑璋、俞振飞、言慧珠、陈洛宁诸校长接触较多，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受益良多，难以忘怀。今年是周玑璋诞辰105周年，谨以此文缅怀和赞颂周玑璋的办学功绩和高尚品质，期冀周校长的师德学风能在新时期的戏校发扬光大，为国家、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出类拔萃的戏曲人才。■